

魯迅

(著)

朝花夕拾

ZHAO HUA XI SHI



朝花夕拾

ZHAO HUA XI SHI

鲁迅
（著）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朝花夕拾 / 鲁迅著 . — 北京 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, 2016.10 (2017.10 重印)
ISBN 978-7-5699-1209-8

I . ①朝… II . ①鲁… III . ①鲁迅散文—散文集 IV . ① 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49194 号

朝 花 夕 拾

著 者 | 鲁 迅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沐 心

责任编辑 | 李凤琴 穆秋月

装帧设计 | 润和佳艺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王 洋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：100011 电话：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0316-8863998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 | 9 字 数 | 198 千字

版 次 |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| 2017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1209-8

定 价 | 28. 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导读 |

鲁迅，原名周树人，字豫才，浙江绍兴人，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。“鲁迅”是他1918年发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时所用的笔名。他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家庭，1898年他离开故乡考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，后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。1902年初毕业后被选派赴日留学，先是学医，后为改变国民精神，弃医从文。1909年回国，在杭州、绍兴当过中学教员，1912年到北京教育部任职，兼任北京大学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。1918年参加了《新青年》的编辑工作，并开始大量创作小说、散文、杂文，以笔代戈，批判旧思想、旧道德，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。

提起鲁迅先生，不少读者脑海中浮现的是“横眉冷对，以笔为枪”的战斗者的形象，他的全貌常常被我们选择性地忽略了。只有认真读过鲁迅先生的作品，才能全面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，了解严肃的人也有可爱、情趣与幽默的一面。为此，本书特精选了鲁迅的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、散文诗集《野草》中的意味深长的篇目及其他代表性的杂文作品。

《朝花夕拾》，原名《旧事重提》，是鲁迅唯一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。“朝”表示早晨，这里指早年时期，“夕”表示傍晚，这里指晚年时期。书名的意思是早上开的花儿，傍晚的时候把它们收集起来，这里指鲁迅先生在晚年回忆童年时期、少年时期、青年时期的人和事。在回忆亲情、友情的同时，也对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讽刺。其中，对童年生活的描写，语言活泼，感情细腻，读来格外的趣味盎然。

鲁迅先生曾说：“我一生的哲学都在《野草》里了。”他之所以这么讲，是因为《野草》贯穿着他严肃的自我剖析和不懈的思想探索，是最贴近他内心的一部作品。他把象征和隐喻手法、想象力和构思运用到了极致。因为他的勇气、深刻、孤独，以及从在世就开始承担的误解，他成了他自己。《野草》取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，被称为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开山之作，是中国现代象征主义散文诗中难以超越的高峰。此外，本书还收录了鲁迅其他代表性的杂文，这些杂文多数是鲁迅的一些随笔、游记以及纪念所作，里面有愤怒，有怀念，有思考，意义深远，感情真挚，引人深思。

2016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80周年，社会各界纷纷举办了纪念活动。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认为，纪念鲁迅最重要的当代意义是“人格的独立性，人要成为自己，不要成为别人。成为一个丰富有趣有智慧的自己，不要成为无趣没有智慧很荒唐的自己。要真实的生存。”本书正是以此为核心，重新选编了鲁迅先生的文章，把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、可敬可爱、幽默风趣、倔强执着的鲁迅先生还原给读者，并借此向鲁迅先生所不懈坚持的人生理想和生命境界致敬！



目录

第一辑 朝花夕拾

小引	/ 002
狗·猫·鼠	/ 004
阿长与《山海经》	/ 013
《二十四孝图》	/ 021
五猖会	/ 030
无常	/ 035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	/ 044
父亲的病	/ 050
琐记	/ 057
藤野先生	/ 066
范爱农	/ 073
后记	/ 083

第二辑 野草

- 题辞 / 100
秋夜 / 102
影的告别 / 104
求乞者 / 106
我的失恋 / 108
复仇 / 110
复仇（其二） / 112
希望 / 114
雪 / 117
风筝 / 119
好的故事 / 122
过客 / 124
死火 / 131
狗的驳诘 / 133
失掉的好地狱 / 134
墓碣文 / 136
颓败线的颤动 / 138
立论 / 141

死后	/ 142
这样的战士	/ 146
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	/ 148
腊叶	/ 150
淡淡的血痕中	/ 151
一觉	/ 153

第三辑 笔下杂谈

我之贞烈观	/ 156
论雷峰塔的倒掉	/ 167
再论雷峰塔的倒掉	/ 170
论“他妈的！”	/ 175
论睁了眼看	/ 180
从胡须说到牙齿	/ 185
春末闲谈	/ 195
灯下漫笔	/ 201
夜颂	/ 210
秋夜纪游	/ 212
爬和撞	/ 214

清明时节	/ 216
咬文嚼字	/ 218
记念刘和珍君	/ 221
为了忘却的记念	/ 226
我怎么做起小说来	/ 237
世故三昧	/ 241
拿来主义	/ 245
忆韦素园君	/ 248
忆刘半农君	/ 254
病后杂谈	/ 257
从“别字”说开去	/ 271



第一辑 | 朝花夕拾

小引

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，然而委实不容易。目前是这么离奇，心里是这么芜杂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，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吧，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。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，世事也仍然是螺旋。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，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；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，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。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，叫作《一觉》。现在是，连这“一觉”也没有了。

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，夕阳从西窗射入，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。书桌上的一盆“水横枝”^①，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，就是一段树，只要浸在水中，枝叶便青葱得可爱。看看绿叶，编编旧稿，总算也在做一点事。做着这等事，真是虽生之日，犹死之年，很可以驱除炎热的。

前天，已将《野草》编定了，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《莽原》上的《旧事重提》，我还替它改了一个名称：《朝花夕拾》。带露折花，色香自然要好得多，但是我不能够。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

杂，我也还不能使它即刻幻化，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。或者，他日仰看流云时，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吧。

我有一时，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：菱角、罗汉豆、茭白、香瓜。凡这些，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；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。后来，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，也不过如此；唯独在记忆上，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。它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，使我时时反顾。

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，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。文体大概很杂乱，因为是或作或辍，经了九个月之多。环境也不一：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^②的东壁下；中三篇是流离中^③所作，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；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，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。

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，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

注释

- ① “水横枝”：一种盆景。在广州等南方暖和地区，取梔子的一段浸植于水钵中，能长绿叶，可供观赏。
- ② 北京寓所：指作者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的寓所。现为鲁迅博物馆的一部分。
- ③ 流离中：1926年“三一八”惨案后，北洋政府曾通缉当时北京文教界鲁迅等人士，作者避居德国医院时因病房已满曾入住一间木匠房。

狗·猫·鼠

从去年起，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。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《兔和猫》；这是自画招供，当然无话可说，——但倒也毫不介意。一到今年，我可很有点担心了。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，写了下来，印了出去，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，碰着痛处的时候多。万一不谨，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，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之流，可就危险已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大角色是“不好惹”的。怎的“不好惹”呢？就是要浑身发热之后，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，广告道：“看哪！狗不是仇猫的么？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，而他还说要打‘落水狗’！”这“逻辑”的奥义，即在用我的话，来证明我倒是狗，于是而凡有言说，全都根本推翻，即使我说二二得四，三三见九，也没有一字不错。这些既然都错，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，三三见千等等，自然就不错了。

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“动机”。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，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

洗刷。据我想，这在动物心理学家，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，可惜我没有这学问。后来，在覃哈特^①博士（Dr. O. Dähmhardt）的《自然史的国民童话》里，总算发现了那原因了。据说，是这么一回事：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，开了一个会议，鸟、鱼、兽都齐集了，单是缺了象。大家议定，派伙计去迎接它，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。

“我怎么找到那象呢？我没有见过它，也和它不认识。”它问。“那容易，”大众说，“它是驼背的。”狗去了，遇见一只猫，立刻弓起脊梁来，它便招待，同行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：“象在这里！”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。从此以后，狗和猫便成了仇家。

日耳曼人^②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，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，便是书籍的装潢，玩具的工致，也无不令人心爱。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；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。猫的弓起脊梁，并不是希图冒充，故意摆架子的，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。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。我的仇猫，是和这大大两样的。

其实人禽之辨，本不必这样严。在动物界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，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。它们适性任情，对就对，错就错，不说一句分辩话。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，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；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，不妨说是凶残的吧，但它们从来没有竖过“公理”“正义”的旗子，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，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。人呢，能直立了，自然是一大进步；能说话了，自然又是一大进步；能写字作文了，自然又是一大进步。然而也就堕落，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。说空话尚无不可，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，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，

实在免不得“颜厚有忸怩”^③。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，高高在上，那么，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，也许倒以为多事，正如我们在万生园^④里，看见猴子翻筋斗，母象请安，虽然往往破颜一笑，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，甚至于感到悲哀，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，倒不如没有的好吧。然而，既经为人，便也只好“党同伐异”，学着人们的说话，随俗来谈一谈，——辩一辩了。

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，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，而且光明正大的。一，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，凡捕食雀、鼠，总不肯一口咬死，定要尽情玩弄，放走，又捉住，捉住，又放走，直待自己玩厌了，这才吃下去，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，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。二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？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吧，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，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。然而，这些口实，仿佛又是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，虽然也像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。要说得可靠一点，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，手续竟有这么繁重，闹得别人心烦，尤其是夜间要看书，睡觉的时候。当这些时候，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。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，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；我曾见大勃吕该尔（P. Bruegel d. Ä.）^⑤的一张铜版画*Allegorie der Wollust*上，也画着这回事，可见这样的举动，是中外古今一致的。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（S. Freud）^⑥提倡了精神分析说——Psychoanalysis，听说章士钊^⑦先生是译作“心解”的，虽然简古，可是实在难解得很——以来，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，拣来应用的了，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。打狗的事我不管，至于我的打猫，却只因

为它们嚷嚷，此外并无恶意，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，当现下“动辄获咎”之秋，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。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，也很有些手续，新的是写情书，少则一束，多则一捆；旧的是什么“问名”“纳采”^⑧，磕头作揖，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，拜来拜去，就十足拜了三天，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《婚礼节文》，《序论》里大发议论道：“平心论之，既名为礼，当必繁重。专图简易，何用礼为？……然则世之有志于礼者，可以兴矣！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！”然而我毫不生气，这是因为无须我到场；因此也可见我的仇猫，理由实在简简单单，只为了它们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缘故。人们的各种礼式，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，我就满不管，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，有人来勒令朗诵情书，奉陪作揖，那是为自卫起见，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。还有，平素不大交往的人，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，上面印着“为舍妹出阁”“小儿完姻”，“敬请观礼”或“阖第光临”这些含有“阴险的暗示”的句子，使我不花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，我也不十分高兴。

但是，这都是近时的话。再一回忆，我的仇猫却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，也许是还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。至今还分明记得，那原因是极其简单的：只因为它吃老鼠，——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^⑨。

听说西洋是不很喜欢黑猫的，不知道可确；但Edgar Allan Poe^⑩的小说里的黑猫，却实在有点骇人。日本的猫善于成精，传说中的“猫婆”^⑪，那食人的惨酷确是更可怕。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“猫鬼”^⑫，近来却很少听到猫的兴妖作怪，似乎古法已经失传，老实起

来了。只是我在童年，总觉得它有点妖气，没有什么好感。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，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，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，给我猜谜，讲故事。忽然，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，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，使我吃惊，也将祖母讲着的话打断，另讲猫的故事了——

“你知道么？猫是老虎的先生。”她说。“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，猫是老虎的师父。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，就投到猫的门下来。猫就教给它扑的方法，捉的方法，吃的方法，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样。这些教完了，老虎想，本领都学到了，谁也比不过它了，只有老师的猫还比自己强，要是杀掉猫，自己便是最强的角色了。它打定主意，就上前去扑猫。猫是早知道它的来意的，一跳，便上了树，老虎却只能眼睁睁地在树下蹲着。它还没有将一切本领传授完，还没有教给它上树。”

这是侥幸的，我想，幸而老虎很性急，否则从桂树上就会爬下一匹老虎来。然而究竟很怕人，我要进屋子里睡觉去了。夜色更加黯然；桂叶瑟瑟地作响，微风也吹动了，想来草席定已微凉，躺着也不至于烦得翻来覆去了。

几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灯的微光下，是老鼠跳梁的世界，飘忽地走着，吱吱地叫着，那态度往往比“名人名教授”还轩昂。猫是饲养着的，然而吃饭不管事。祖母她们虽然常恨鼠子们啮破了箱柜，偷吃了东西，我却以为这也算不得什么大罪，也和我不相干，况且这类坏事大概是大个子的老鼠做的，决不能诬陷到我所爱的小鼠身上去。这类小鼠大抵在地上走动，只有拇指那么大，也不很畏惧人，我们那